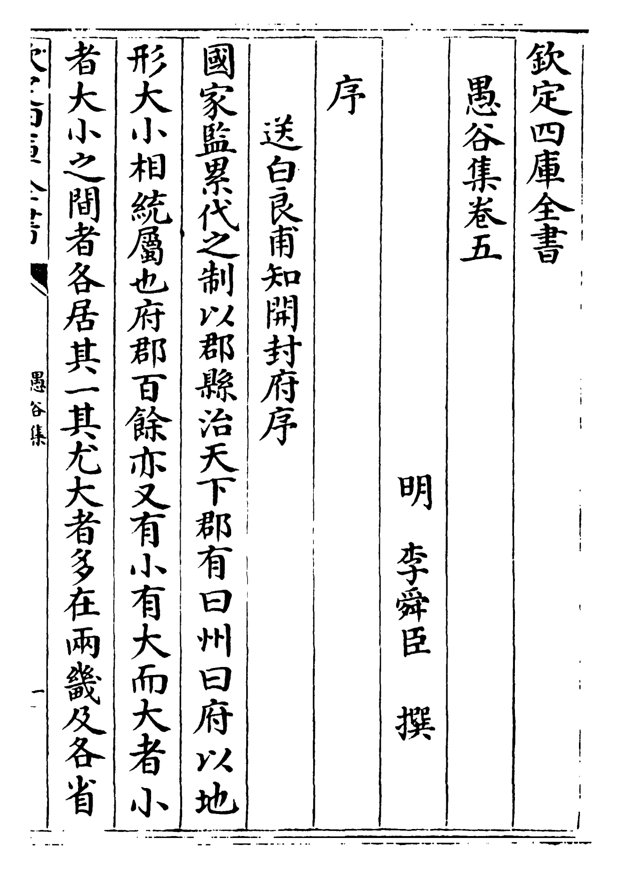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愚谷集卷五

明　李舜臣　撰

序

送白良甫知開封府序

國家監累代之制以郡縣治天下郡有曰州曰府以地形大小相統屬也府郡百餘亦又有小有大而大者小者大小之間者各居其一其尤大者多在兩畿及各省

所寓附省者如省之數考其中為往所嘗都會者三西安也開封也杭州也開封即故汴地諺有言長人雖臞侏儒不都開封今日以尤大郡稱者以故都也郡城又有置鎮守府鎮守勢甚尊茍非其人即其廝養卒且逞宗藩列第莫非英賢上才體貌不一有過不及皆足以為咎而今乃南宮白良甫者為之守也以良甫之器宏偉甚遠當此而無難也吾聞才與器不可同稱世之論者不然不過曰某才吏也即上而論卿相大臣亦不過

曰某才卿也某才相也而幾反言器之效乎故有雖稱才卿稱才相者而或其器有不足稱者敗器者素定者也定而後不可易不可易者不可敗也故風之所鼓無弗走者而石不走石至重也物有入有不入鋒刃無不入金至剛也馬則駕牛則耕不聞以虎耕且駕虎至威也石不可易其重金不可易其剛虎不可易其威威也剛也重也皆素定也故鎮靜則謂之器精明則謂之器尊嚴則謂之器今夫事有難易巨細其常也即難且巨

敏者能辨之而其始焉之值之也或鮮不亂即又甚難甚巨而有卒然不虞之變謀者能定之而其始焉之值之也或鮮不驚亂于中必錯乎外驚于始必奪于終乃能不亂亦不驚者鎮靜之器有素定也故視天下無不可為而事無不可濟法不可不行又有不能必行威不可不至又有不能必至法必行則多變威必至則多挫乃能不挫亦不變者精明之器有素定也故予人足以為恩而懲之不敢不受人之常得于一者將又有責于

再當其意者不可更拂其心故茍而合者終以茍而相
乖非道而事人者終以非道而見鄙薄乃終不見鄙薄
于其在上之人而不致疾怨于其所與者尊嚴之器有
素定也故不可干以私而不可强之以吾所好良甫者
吾與之居矣見其顏色矣叩其中知其人矣是鎮静者
是精明者是尊嚴者是行也必有不可易者若金若石
若虎然也他日功成上明天子天子将大用之故曰干
鈞之屋必用十圍之木言乎其器者也

送劉伯田僉憲赴宣府序

國家緣邊建大鎮六七皆據華夷要害屯兵置將折衝其間其最險而急者莫如宣府宣府去京師僅數百里故視他鎮備禦常倍令典鎮屬省者則分其省臬司一人往而開府而宣府為畿輔之地畿輔無置藩臬則山西按察司僉事一人往當開府而屬吾同年友劉伯田行愚以見祖宗立法之意浩乎不可易而測也夫鎮既設大將一人以總其戎馬則鎮之安危強弱皆付之

矣然于法不得辟置官僚于體不兼吏治故軍中所賴

若餽餉也孳牧也屯種也出納也皆吏治也不可得而

兼也又不得委其屬使治之也始設都御史一人都御

史憲也憲無不總都御史者以經行伍戎壘之資而制

萬一不虞之變其責任與大將等而權力過之又大臣

也於體不親吏治吏治又不可廢然則雖欲無事僉事

得乎僉事亦憲也憲無不總于是大將之不可得而兼

都御史不可一一親者皆僉事之所有事傳曰兵勇氣

也一鼓作氣是氣也必嘗畜之平居無事之時而後得其倉卒敢奮之力蓋畜之常難渙之易也于是有紀律焉存其大不外賞與罰其要則在餽餉孳牧屯種出納之間而為之聽其曲與直也所謂大將不可得兼都御史不能一一親者皆僉事之所有事夫戍卒生長邊陲氣暴而志偷禮薄而禁疎彼其狃于梟雄之習精于戰鬭之技酣酒擊劍視殺人如麻是故軍中之事擊斷常多擊斷者又非可以無故而加者也則假之聽斷之間

而懲其孰誰豪且黠者以令于衆故輕則或杖或徒而重則誅使其徒日凜凜然紀律之中而不敢少焉肆其豪蕩之氣使其徒常視朝廷如天視天子之將吏常若雷霆若日星也使其俯首屏息莫敢仰視而後責其一旦之命夫是之謂勇氣伯田篤行茂學最稱長者其貌恂恂然其氣温然其中素定所謂萬乘不可奪也曩為長子令長子之政稱其嚴明用擢戶部主事擢員外郎曾督太倉儲太倉之豪猾弗敢侮也大司徒薦之

天官卿天官卿乃擢是行矣努力爲天子用庶幾不朽之功吾既榮伯田又以范時美之不可辭也則贈其行

送寇子立知鞏昌府序

吾往爲考功員外郎時得與平凉趙景仁友也景仁言户部寇子立之賢而吾未及見也子立後有遼東之役吾亦卧痾引去今年夏再除户部得與朝邑王誠甫游處而時談及縉紳之間誠甫必舉子立遼東之政曰知榆次寇子立乎乃子立未幾知鞏昌府始吾知子立才

行之美而未知其政也其政若是也夫人希慕其人則寤寐之而吾未與子立友也子立將自遼東赴鞏昌也吾惟今之仕者鮮不重内而輕外也即不能辭乎外鮮不冀願藩臬貴重而薄郡守不為即不能辭為守又以股肱内地為適以緣邊諸郡銓司或外之也言之于口猶若畏且惡者又不能辭邊鎮之衝如鞏昌者王人上官紛往而繼至也人人有責于子立者折節而事之也人今益為子立不堪是大不然今天子休息斯民往年

曾詒郡守勿輒長跪巡按御史有舉其職未嘗不亟采録于是廷議務得開敏精嚴之士以補緣邊諸郡而輦昌當子立夫天下辟則人之身也邊方海隅辟其手足手足一不安其人必有慘然于其色者何者所獨切也至于為天下者或不然邊方海隅顧常付之不足重輕不知吏治一也得人則理不得其人則隳天下雖大邊郡雖遠苟不得其人以至隳其職病其民也變一旦起雖以朝廷之力警急奔圖而或偶不及事即可

數十百年爲患是益見天子英明仁聖視天下常如
人之視其身也吾讀文翁傳見其治蜀而有感于孝景
之明也方是時漢興未久也蜀郡猶爲蠻夷之俗在遼
絶之域能汲汲然務求其人而得文翁治化爲兩漢之
冠巽昌雖遠當與漢初西蜀不同安知子立不能齊乎
畀高遠近而専意其守之職也巽昌自是號稱得人乃
至他日重大受者將有徴于是吾願慕子立而未與之
友也以誠甫之請則是贈之

送黃唯夫知興化府序

揭陽黃唯夫以戸部雲南司郎中出知興化府客有過余余因及今朝紳外補未若守之難者客問其難則應之曰古太守之職獨寄一方事得專制龔遂言願令丞相御史無拘臣以文法但言丞相御史耳今撫按藩臬率能拂其所為而常行志難也藩司敷政臬司持法而守皆有責也則常並施之難郡之務戎焉刑焉錢穀焉法皆其寮實分理之一不治守之責不可辭其佐是者

既皆審矣勸懲又不可施故貌飭而心服之者難也監司之課令也其才若匪莫不取定于守而知人難雖然又有難者守之視監司其體漸嚴其勢漸疎其志常患不達而才美患不見故有舉刺牽于喜怒之情猜嫌生于細微之際鄙夫遂釋度以求容哲人有去此而弗悔也其又難者且言今之守者孰非部署臺諫之選乎曩為署為臺為諫嘗臨人矣已金且紫矣坐于堂之上州縣長吏奔走堂之下也然見監司輒長跪聲諾俯仰幾

與州縣長吏無異夫崇其秩而薄其儀將褊心者不堪其鬱鬱之思而勝氣者不勝其恨恨之憤余故曰今朝紳外補未若守之難也客曰然則唯夫何以守興化也則應之曰余不能知唯夫守興化者而知其人唯夫與善人居煦煦然親之也而下之也其人雖去猶若思之弗置不善人與居雖不即面斥之吾見其眉睫之間若弗屑也已若忘之有後言者又憫然太息而為之原其情余始除湖廣司主事幸與唯夫同官未幾別去今又

未幾而有興化之行是唯夫之在戶部葢十餘年自余所見自大司徒以下莫不重唯夫矣客曰信矣信矣固知唯夫之于守弗難者矣

送崔懋言知蘇州府序

吾同年友代州崔懋言往以刑部郎中出知順慶府吾及餞之而與之别既吾乃謝病去者三年而復來待選于銓司于時懋言已調重慶府人識不識皆能舉其重慶之政古良有司無以過也果又以是調蘇州府吾惟

順慶在四川稱劇郡猶以不若重慶故調重慶重慶雖劇又不若蘇州又調蘇州重慶之政必有可觀者矣而順慶者可知蘇州者又可知也夫民也者多寡不同而情同也事也者巨細不一而致一也吾見牧羊者牽之而使之行不可得也一一而牽之使行當益不可得不如折枝而驅其後見操舟者萬斛之舟所役不過數人而舵者特執其勢故治民者辟之牧羊在牧之者而不在乎羊之寡與多也成事者辟之操舟在操之者而不

在乎舟之巨與細也故寛猛者治民者也或有宜有弗宜明斷者成事者也或有用有弗用宜不宜能用不能用而後才不才者可得而見矣何也今苟以衣冠馴盜賊者人必以為愚有以戈甲威鄉人者必以為悖有以明珠照織巷者必以為徒于廢有以干將捕鼷鼠者必以為枉其施故不擇而寛者衣冠馴盜賊也不擇而猛者戈甲威鄉人也不擇而明者明珠照織巷也不擇而斷者干將捕鼷鼠也故寛猛者施于不得不然明斷者

致之不可不用則謂之才若是者人人不必能也又謂之殊才殊才者倉卒不可亂紛錯不可困也不可亂不可困也而後無不可為無不可為而後名位不可以限故懋言為大司寇屬可也為郡守可也順慶可也重慶可也蘇州亦可也雖然祖宗朝廷見守令親與之語苟當上心輒畀之顯位不惜又詔大臣監司察其廉且能者汲汲然若弗及也近漸不然苟能乎其為令也而始以之為臺為署苟能乎其為守也而始以之為藩為

臬計資而後遷累歲而後得也大臣監司有不及察又棄且置開創之初承平之日不同也勢既少異不得不假之歲月而論其資殊才者未嘗不可得所謂各極其當而已者也使懋言而在祖宗之世豈不赫然已尊崇乎而僅擢之蘇州猶在位者知之也而薦之也適明其殊才已

送李貢卿知臨洮府序

古今稱為天下之患者不一或在内也或在外也在外

莫如邊鄙盜賊然盜賊無常形而邊鄙有常備今邊鄙之患莫如西北故西北邊方鎮最雄鎮之建或于府于衛乃府若衛雖非建鎮而但縁邊相比附者猶為名府名衛有常備故也故曰夷夏之防而朝廷之屏也朝夕異其安危舉動存乎成敗勢則急矣用又不專上而監司上而總制又上而數千里聽命于京師故守者能守其職已矣而邊郡守非通才不能有人于此坦則驅險則徐者戒也夰則抬鼎則籍者審也故險而徐可

也駭馬而回其輪則非鼎而藉可也以非已力而置之塗則惑故曰為者時也時者始也其始則可矣有不為者非荒則滯非荒非滯又有不可為者怯也能又不怯而後無不能成無不能定臨洮關守臨邑李貢卿當行以貢卿曾督宣府儲宣府之政以精明廉悍著其能稱夫積之而愈隆者基也試之而益效者實也以宣府試貢卿未足耶今又試之臨洮臨洮且效將又有所試才如貢卿孰不能成不能定哉貢卿孝友明信工于文辭

其知臨洮也以戶部浙江司郎中而吾謬承其後于是稱邊郡之難明時選擇之意以俟吾言必有可徵者矣

送范時美參議赴浙江序

古大司徒之職以教萬民列為六卿責專且重明興戶部實監玆義其置屬也選之甚精待之鈞厚在祖宗朝得人尤盛有以郎中而為侍郎者矣次寺次布政次按察次府當是時戶部之于諸司翰林科道得者未

嘗有以異矣既久不然翰林絶不外補吏部間外補科道多外補戸部以下諸司純乎外補雖純乎外補然視吏部科道外者猶皆不惜名布政按察與名府者而與之矣既久不然當衆政者百人焉一而已矣副使者五十人焉一而已矣衆議者二十人焉一而已矣畿府者十人焉一而已矣然當是時戸部之于諸司猶未有以異矣既乃獨戸部者畿府之推亦難得焉而往往以遠府惡地相待迺今戸部郎中范君時美得領浙江

叅議銓司用人之意斯可知矣夫有意乎欲用人于有意乎欲棄人者遠矣有意乎欲棄人者姑置之此而俟徐處之也謂其人不足輕重而特其所去取之則將隨所上下而為之名人誠不同有上焉者潔身以俟時崇志而弗渝也有下焉者不足言矣有中焉者有感慨而奮身或慚悔而蹈禍也先王之世罪斯棄棄斯遠迺中焉者而有意乎欲棄之乎是絶其奮身之資堅其蹈禍之志何議者之過也議者曰某常

榷税某必不修又曰某粗才堪會計者名之乎粗才則不甚惜又嘗榷税疑乎上下之間無怪乎欲棄輒棄之矣故曰知不知遇不遇也雖惡地不稱府乎雖遠府不置官乎假使是憐念遠府惡地欲斯人者往矣雖冐炎威歷荒裔有志之士有甘心者感慨者之奮其身也廼有意乎欲棄之矣榮名顯秩無所羨于前嚴威永黜立而可待于後才不可贖心無所施始有改行而為黷貨之夫致憤而為殃民之事無所賴于時

則無所厚于志無所厚于志則無所慈于身勢則然矣當事者顧從議之曰固知其鄙且陋若是敗也遂又執是而槩戸部之人多以遠府惡地相待故曰東西未形孰為之陌作室未成孰為之客事成于因係乎所托仕戸部者流品常輕譽望多不振人非驟相遠錢穀會計之說或累之矣今天子拔才揚能無顧流俗大臣承風不敢不至時美又賢又積十餘年僅而得此非甚榮也吾是言者且有意乎用人之際也

送南户部朝邑王先生序

于時懐慶同知友山先生遷南户部員外郎矣先生先嘗知澤州矣青羊山之亂先生嘗陷賊中維是撫臣失計驅市人以格强寇如先生者顧以給軍市人竟敗先生被執有識先生者驚且拜也曰是澤守王公也衆聞是澤守驚且拜也賊衆方盛陳卿者為之首卿見先生趨侍不少情先生時飲食輒呼卿名與之酒肉卿受酒肉頓首稱謝然後食飲賊愈益敬憚先生竟送之出先

生之在山也緩步吟咏若自適者而實相其地形險易隂為計畫既出見撫臣因言賊可取狀後朝廷徴諸路兵既平賊一一如先生䇿吾聞立國之勢所資非一故曰知者謀仁者守勇者行其實謀者未必能守守者未必能行而行者常難得也勇者戰則有功使則不辱而不辱者尤難得也凡人厚于中者必盛于氣輕于對者必昌于言故言足以折而氣足以伏故有積日所不能下極力所不能加而一夫能屈之者勇者之效也當

是時雖有過禮反鄙其為雖有佞言反益其暴故韓愈奮身王庭湊叱甲王衍勸進顧誅富弼危言契丹攺幣李稅俯首顧叱夫雖勸進無救于誅俯首無卻于叱信非勇者孰能行乎卿本狂賊非庭湊契丹比也先生是時亦在制中故曰雖有重敵蒼莽為遠可否利害縣在須臾而以約言靜氣折伏其心至不敢毫釐有加于先生者趨侍且不敢惰是益歎先生賢賊平至今七年于是不復有録及此今而始得為南京戶部員外郎焉先

生有子字誠甫者蓋吾同年同宲先生赴留都也同年黄崗王稚和石首鄭本淳三原秦子京遷安李容之皆有詩歌將寄贈之而吾稱其能不辱者為世告焉

送鄭希程推官赴登州序

先王之世舉天下賢才有道之士列之有位積其功能功能漸著則其名位漸尊名位益尊則其功能益大所謂其次立功有不朽者彼既自能不朽上之人又思有以報之而録其子或孫其人雖殁使人人者可因其子

若孫考其當時之盛是以聲聞之美愈遠而愈無窮吾見在昔隆盛之時多徵于名臣之世而用之也以名臣之世多賢鮮不賢也夫其多賢鮮不賢者嘗求其故夫深山大澤畜靈而出異者積之至也堦草庭樹數榮而特秀者愛之至也有人于此雖甚微也茍精于技茍達于能未有不傳其後之人而況古之大臣者乎故人有傑有習巖穴之士無所資藉而能卓然有所立者傑出者也世胄多賢而鮮不賢積習者也任丘鄭希程以其

先大司徒公䕃補太學生擢任戸部照磨適有事江南而銓司上其名遷登州推官戸部諸寮猶惜其去以登州僻郡推官下寮不足盡其用希程者吾未及與之游自吾所見寮友之間若是惜也或言念之不能置也斯其行義豈有不足徵哉登州雖僻負山枕海猶稱名郡庶幾明時稱名胄者吾聞有名胄而後有世家有世家而後風俗可興治化有頼故曰無易為髙無弗視也無易為肆無弗至也

慈谿姚東泉公壽序

大中丞東泉姚公既歸慈谿七年于是癸巳之春今上深惟邊務欲得文武全才列之有位緩急賴之大臣臺諫咸表上公謂公舊德不宜在遠上眷公名勅下吏部今年甲午公壽七袠士君子咸為公慶昔在宋元祐間文潞公年九十矣蘇子瞻稱其綜理庶務雖精練少年有不如貫穿古今雖專門名家有不逮潞公賢不止是難其既老而云公壽且康人是以相慶也吾聞

同聲為實唯實不可強也人之稱是人也或私之也或
佞之也私而稱者以強㳂之人則不可也佞而稱者以
強踈且遠者則不可也不美之質雖飾弗行無是則言
雖亟弗信故天子有賢其臣雖為之名有弗信者也宰
相有才其士雖為之名有弗信者也天子不得強而賢
臣宰相不得強而才士者豈非實則無哉公之仕于
朝也自為署為臬為藩為少司馬為大中丞既專節鉞
平田州之亂引而歸淅淅之人莫不師敬公者臺諫薦

之大臣薦之人忻忻然幸公壽康語曰未定之稱旬朔可易公是德望雖用不朽何不可哉余為公東藩所薦士又令子諭德君牓進士愧無以壽公特序中外所望于公者焉

茶陵尹翁壽序

茶陵有隱君子姓尹氏號雙泉者年且七十有一以其子元夫貴封承德郎户部浙江司主事九月七日實君生辰于是元夫謁余願得余言為壽余未及見君幸及

元夫游知君隱君子也竊聞壽者氣和者也而命數弗與焉欲氣之和莫如能樂其樂世之人樂者常少而不樂者何其多也人之奔于情蕩于氣也有佞于言有詭于行不自知也一感于其心之良莫不忸怩汗顏不自已也即非狂惑而忘歸禍敗而不顧者而言之佞行之詭也孰能宴然適此而不慚且沮者且累日經時不可釋也或有以終其身慚且沮者有不樂也力有不可必能勢有不可必得而人之惑若是甚也有強其不可必

能規其不可必得方其强且規也惟恐言之不足于佞行之不能詭也又未必得也夫人望極則苦不得于意則悲苦且悲者有不樂也佞而不知非也詭而不知極也至于性成而不可移禍至而不可救始徼幸于天地神明而激發于感慨流涕感慨而流涕者有不樂也夫音樂一也有聽則喜亦有以悲燕集一也有以醉飽亦有不能下咽夫彈絲吹竹集水陸之珍世之所為一時之快者也顧有食飲不能下咽甚則又悲人之心意果

不待乎紛華馳騁而後遂也不至慚且沮也苦且悲也感慨而流涕也而後能樂其樂樂而後氣和氣和而壽雖有弗壽焉者寡矣封君者吾聞之矣封君于古今多覽涉事多可能而不願仕也布衣隱約即有豪貴人欲邀而致之又不可得也曰吾知豪貴人之易慢易人也吾又未能少下之也是吾與彼者俱未得也君明哲若是是君之心無弗樂者其所以壽非耶

江西鄉試録序代作

嘉靖甲午當貢士之年監察御史某廵按江西爰舉試事聘某暨某為考試官而同考則某某咸至提調某某監試某某協賛于外某某乃合提學僉事某所選士三千有奇而三試之得中式者九十五人選其文若干篇以獻而某願有以告之諸士子者曰吾讀人物表而見古今人之不齊也才不才若是分者可知矣剛柔者其生也强惰者其志也過不及者其履也善惡者其歸也是故先王執中以立教君子隨分以成才是以隆盛

之世聖哲有興揖遜而吁俞肩摩而踵至也其次未必聖且哲也而皆不失為材剛柔不同其于協德一也小大不同其于適用一也故曰寬而栗也彊而義也道化寖微士始獨行其次質任次庸最次不肖庸若不肖不足言也質任者或失則陋或失則㝠而獨行者亦未為得何也工于其習而不能原乎其始故曰不適用之士也不得不取質任者而用之矣乃質任者亦又無所見聞于義而無所監慕于行雖有善者旦夕之為安什一

而偶得耳其不善者所謂冥與陋者舉不足恃而竟敗也人見其敗也復務滌濯其躬而覬震曜于世是故行欲脩也而惡矯也志欲潔也而惡亢也辭欲明也而惡核也矯則易僞亢則易厲核則易誣而去道遠矣故曰玉巵無當雖貴不䖍學者各成其才以適于用而已今上聰明仁聖至化融洽側席賢良常若弗至諸士子以薦且為明天子用宜有以成其才庶幾虞廷所謂九德而不但為獨行之士况矯與亢與核足為有司慮哉

江西貢士序齒録序

甲午秋既大比則選貢士是年貢士惟府及州有之劉會而下得十人焉長朱守正漸及宋金次其年齒將鋟諸梓夫貢士序齒不見于往何也進士同舉于廷舉人同舉于鄉則稱同年禮讓為急故序之也且將有責徵諸後來故録之也貢士惟廩食最久及次久者試于督學臺甲若乙二人爾而甲常得一人耳無有所謂同舉則不序也朝廷以貢士之非人也詔御史布政使

按察使咸有責焉羣而試之考第其文雖學一人亦
務嚴選必得雋者貢之京師盍合數郡之士舉于一日
亦謂同年則宜序也徵之後來亦將有責則宜録也然
則舊考之有甲乙二人偕者何也甲不足求之乙也乙
又不足又求其次後惟甲者十十必得曰彼無所于歸
云然後生員有納銀納粟納馬貢士選益敝往往積歳
而得官白髪而就道令典年六十五致事或當致事之
年猶其待選之日夫望睫而疾奔馳多佞而冀亡責僕

夫之能而吏胥之事也經術而取之捷給而責之吾見貢士不及納銀納粟納馬授色而知心疾前而多力也則曰盡衰鈍爾清華之秩所以不可貢而得也夫場屋猶糊名今得兼考爾行若齒不聞朝廷是選貢乎茍秉是時能樹立者在爾諸士子矣

送曹南崗諫院督版籍成復命序

南崗先生之為南戸科也實監後湖版籍言為責矣監版籍者版籍莫重非付之言者上則何由可知來者

失得高皇帝時朝廷在南而後湖近止太平門外諫垣監者旦出而夕還昨歸而今至也夕得所失則旦可聞于朝小有所懲則長可頼于後版籍理矣遇事可否或遠弗闗若奪其諷議之職監版籍矣言責又不廢也文皇帝既定北京後湖版籍獨留未去仍隨諸省所造報者日有所閲閲所未當雖細必駁駁又不當而言豈可已哉朝廷雖遠言可月聞則外撫臣而下藩長郡守毫髪未至皆足為過朝廷用是而能功過撫

臣藩長郡守此容毫髮有不至哉令典分太學諸生
參校版籍諸生數百人往矣聞諸生至南崗省屬之省
有小有大則人有多有寡郡又有小大又以為人多寡
諸生日程擇最恭謹省各一人為長長皆有貳貳則隨
省之郡多寡長司省貳司郡諸生弗程并懲以為長貳
不恪乃若旦夕食飲則共具者無弗時也人不幸病則
醫藥者無弗效也夫是數百人者各生四方之域來而
從南崗湖上至于久容而無戚顔羣居而無譁語裁五

六年叅校已理今年春二月將北告成于朝諫院諸公來徵送其行者吾惟南崗名在天下天下之人有讀書疏莫不感慨希願南崗見者忠讜大節為世師程多矣版籍誠勞特所綜理一事雖然使用湖上之政安往而不可哉

刊湖陰類稿序

沈南湖先生以書告曰余考敬軒府君曩以進士奉命廣東後自廣東還京諸司君子賦有鐵橋話別及珠

江卷嗟嗟事今三十有餘年矣余考始仕推興化府興化推難矣莆之先生若往翠渠東園見素諸公各贈有文皆稱余考治興化者余考痛先大父母之弗禄也泣而著永感卷莆人賢者覽多和焉秩滿入為都察院經歴復擢補外僉湖廣臬司余考仕止湖廣僉云乃别築湖陰草堂歲時令辰必集耆舊為會會必有作是以有湖陰十詠植花有異有瑞堂記辭具載卷中余往備員留臺必持以上諸名公卿諸名公卿多惠有言表余考

泉石之志而先墓志銘阡表則得請于涇野海陽二先生焉余恐既久并諸名筆有散逸者惟托之梓仍子簡端之序舜臣惟敬軒公名德具載志若碑辭抑聞之長老間公在都察院也當武皇帝初年逆瑾擅政虐焰方張公持憲體獨不少辱瑾敗而薦湖廣當時臺舊反有忌公公歸山陰今幸得讀公文雖極不遂豈有毫髮見于言哉公未及大用而令嗣南湖先生今來治吾青州兵事督察泰山以東渤海西南琅邪以北數百里內

人遂安養之世方人莫不神明先生孰非敬軒公之遺哉公文古雅甘泉先生題曰湖陰類稿則凡為公言者當附之云

游生重闈慈鞠卷序

清江游生相者予江西時所入士也生後從予南太學予由司業改尚寶卿生皆從予都下己亥春三月生且歸矣於是辭予言曰相生二年而喪吾母乃吾大母傅實撫視相以至能步能言自相始未有知以至于能讀

書揖讓補縣學生得偕四方之士事夫子于太學相自
失母以至于今非賴吾大母豈有今哉始相就外傅也
歸則吾大母令相誦旦所受文字習為跪拜揖讓于前
跪拜揖讓無失文字能誦吾大母即喜食飲雖相後長
必問日所與者其人父兄姓名徽所治經義治經若多
交若名家子吾大母即喜食飲相雖以吾大母命來游
太學然則安能不思吾大母後得歸省則為吾大母稱
說金陵帝都環山帶江宮闕宏侈府部院寺司監皆

今官省之名國子監者古之所謂太學太學自大司成以下皆選上德大儒諸生千人多才俊之士平旦諸生則肅衣冠聽鼓聲上下受大司成之教于庭歸各其堂諸儒在上詩書禮樂唯諸生所能習業朝廷受養士薪蔬米肉不復累慮諸生諸生雖有貧無資者無弗旦夕足矣方今海内治安皆朝廷用人之效朝廷用人自内公卿臺諫郎署而外藩臬郡縣其得之于太學者十七八焉相因頓首謝所以歸吾大母則愈益喜

食飲相今又歸於是出其所謂重闈慈鞠卷者請題其端予惟祖之于孫母之于子其情一也方嬰兒時孰不知恩齒髮反多不知教訓今觀游母有以成其孫矣吾固異生器業今乃知母豈不賢哉

送都察院都事王君擢任屯田主事序

明興建官務禮大臣為之置屬乃都督府又置有經歷司部置司務廳乃戶部刑部又有置照磨所而惟都察院兼司務經歷照磨并置夫其獨有異于諸府部者都

察院憲也曰風憲者風無不入則憲無不可知故吏部司黜陟都察院非司黜陟然而未嘗不知黜陟兵部典戎馬都察院非典戎馬然而未嘗不知戎馬故曰弓檠而正輪輻而行是故擊强而發微正色而匡俗者都御史之職不亦專乎顧又不為之屬監察御史非其屬也安得不兼司務經歷照磨諸司所者而為咸置之哉是故辨等而尊臺程胥而整衆者司務廳所有事也攝體而納繁綰綬而雜治者經歷司所有事也稽于諸司諸

路之來務於至纖至隱之察者照磨所所有事也夫然後都御史者專意于其綱紀之司而勿役形于其滿前之至然則為都察院諸司所者不亦難乎而監利王君乃今能以最陟為屯田主事此其賢才有足徵矣然自大中丞以下曁諸監察又惜其去錢塘俞君其同官者而吾與也俞之言曰甚哉王子之賢于人也王子與人居勉勉然恭也然而不能為佞其言是非成敗辯然出口而人闕失畧不及也綜理之能裁割之器而不自賢

有色所以陟屯田與吾未及交君俞是言豈不信哉俞請所以贈新陟者詩不云乎彼姝者子何以畀之則君往者無弗可矣

周陸田藩叅請誥封二親序

予嘗備員司封員外郎云司封之制官六品七品滿三年秩皆得請勅封其父母六品七品必三年滿而後待次可遷所以多得封也尤有封不必三年者則國有大慶推恩人父母耳四品為誥外服四品自太守

而上藩叅臬副藩臬貴重顧不易封藩臬遷代常不能三年不三年績則不得封一也國當推恩多在朝列恩非博施則不得封二也去年冬今上追上聖祖廟號布詔天下許外太守而上藩臬諸司輒得請誥封其父母而吾藩陸田先生方其尊翁鐵梅公暨尊堂太夫人壽康在吳按制從四品授朝議大夫先生承是遥上朝議大夫山東布政司右叅議及太恭人命序曰先生始舉嘉靖已丑進士授監察御史奉命

淮揚清理鹽法鹽法至是敝六七年久矣非往籍賢邊費無紀今安所賴而益不為權貴所是亟出先生山東臬僉廣東寇難選能平定論功當褒復絫吾藩已丑以來十有一年于此矣功德前後半在吾土今以海内之名六郡之人歡心而將不可必得之恩金紫之貴金紫已榮一旦為二親壽豈不遂哉先生文行冠絶今乃知鐵梅公之德厚矣厚矣

送刑部郎中董君致仕奉其太夫人歸養恩縣序

董君疏稱臣某備員南京刑部貴州清吏司郎中遭
陛下仁明法司奉職留城內外教化四行獄訟稀簡
才俊滿庭叨從大夫之後誠榮誠願顧臣有母今年八
十有三歲矣自歲丙申來就臣養太平門內御賜廊
舍臣叨禄入足供晨夕之歡母本生長山東暮年來南
江南北風土縣然殊異江南地下自二月至八月多雨
少晴積蒸之氣中人為災雖人丁年十五猶病江南多
雨莫如今年臣母雖口不言臣圖其年不堪在南土矣

令典京官得送其母還鄉假令臣幸蒙恩得援前例渡江涉淮將母而北臣以職事急當還京臣無兄弟尚闕子息來則垂白之母安所屬哉臣計所得惟有致仕可無一朝去母惟陛下憐臣聽臣上南京刑部貴州清吏司郎中事陛下大孝格天臣愚有衷幸為聖明裁察疏下吏部吏部高重董君為董君請得致仕政歲二月將奉其母太夫人歸養恩縣東土之人自大京兆表公以下咸造董君升堂再拜遂以為君别舜臣乃

言君為大司寇屬有年矣旦暮以次當遷而去内則卿寺之貳外則藩臬憲副何所不可得金紫何足云以其所能樹立後來功能豈復讓往哲哉完君之志侍太夫人今歸太夫人方春和乘安車入門上堂服御其土所宜居處其性所適太夫人食飲即安使君復從此去宦何一方域水則舟陸則車使太夫人所至服御非其土之所宜居處非其性之所適太夫人食飲或不安若是君不欲太夫人有少不安信矣厚積而薄施優材而僅

用致仕又去益為諸司所慕其未及施與所未嘗用者天宜為太夫人壽太夫人壽康而君備美且今欲有如君豈多得哉豈多得哉

顧南田先生尊堂八十壽序

南田先生既舉進士授山陰令入為刑部主事會朝廷大禮成推恩而南田獨母太夫人在堂有封命焉南田後守汝寧太夫人奉養俱至汝寧汝寧既治則調開封復由開封晉河南按察司副使督治信陽一路

兵馬若是三年而晉太僕寺卿開府平凉太夫人復至開封而信陽而平凉享禄入焉南田既辭太僕寺事又二年為嘉靖庚子太夫人壽八十矣方謝逢迎課耕織旦夕左右暨其夫人若女歡心柔顔視上太夫人食飲若是太夫人壽當無涯而南田方負一時之名雖不在位人莫不謂剛大之才可濟時變又莫不謂忠諒絶人可上不阿君德而下不徇人私宦二十年餘矣而莫不謂操履方嚴無一日失語曰物有所弗如又有所餘

以余所聞于人豈不當益為太夫人壽哉余戊子己丑間謬為考功員外郎是時東土之人在都下者孰非豪傑之士而獨南田可余與游余是以得上堂拜太夫人今年春余以南尚寶卿入賀今皇太子正東宫位往來博興敬聞太夫人壽特稱南田能孝養者為壽筵獻焉

南臺居士壽序

金陵南面為門者三一曰聚寶聚寶門外為故長干里

里南為大報恩天界能仁高座諸寺髙座寺西為雨花臺有號南臺居士者人問何以獨有雨花臺也居士曰不然吾直有適于臺而敢擅臺有哉渴而飲江人人有㫖于江而謂江可人有之乎今金陵居奚啻數百萬戶人矣而人可謂金陵之人吾築近雨花臺耳雖然自名有雨花臺千餘年矣即言令代即吾有生之後即吾所見縉紳先生四方之士豈不日有登哉然而人不過一再至雖金陵居諸侯列第賢人

貴公子豈不日有登哉然而人不過歲一再至雖環雨花臺而居何限人哉而或販者耕者執工技者貧無資者疾病而愁苦者方汲汲于其生之圖戚戚于其意之不展而何暇于臺之登即暇有登生一再至足矣即又能登歲一再至足矣而吾非販非農非工有役家幸非貧身無疾病而心不苦又幸而生為金陵之人自吾家聚寶門外數世矣自吾知登覽臺數十年矣出門可望見臺而緩步可至雖日一至而莫

有吾禦也旦且歸矣雖夕復至而莫有吾厭也乃或數日有弗至者豈有吾督哉臺左瞰江而頋牛首北面城中爲雞籠獅子冶城石頭諸山非雨非雪非霧非風非冬之朝非夏之午非有衣冠出其上嘯歌當有聞也皆吾登臺之候自吾所見縉紳先生四方之士諸侯列第賢人貴公子近臺左右土客不同少長貴賤不一二三十年之間然而皆莫吾如于臺論能登臺莫吾如可旦夕至日積而月習焉月積而歲習焉自吾束髮以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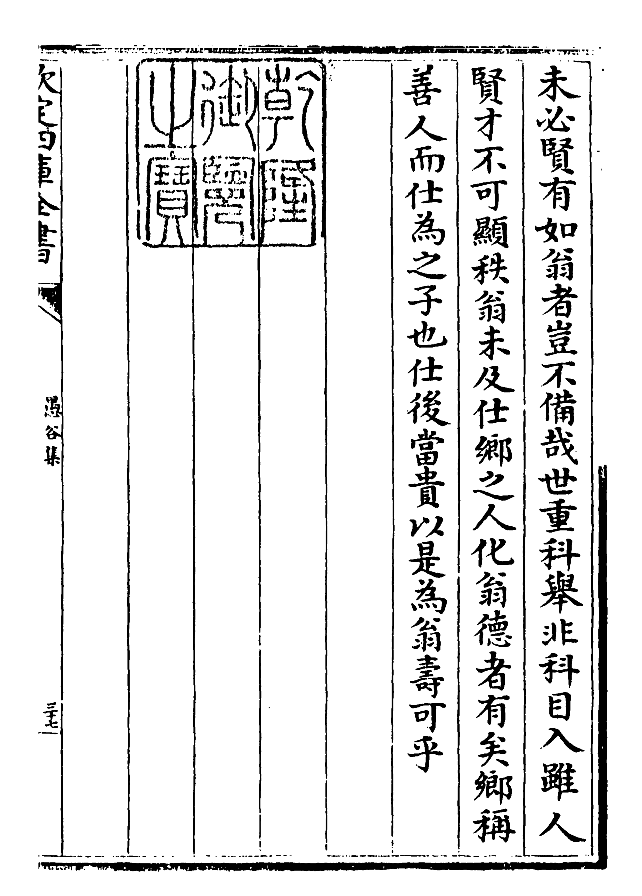
于今豈不幾吾有哉吾所以為南臺居士余聞之曰居士既居近臺又好登覽今以雨花臺屬居士何不可哉從吾太學歸生仁者而言即其子也是世族與金陵世家多能侈靡之務樓閣居而騎從出絲竹飲而肥鮮食居士泊然獨若儒生才且美矣又以其力足以萃致衣冠為賢貴公卿高車上客而不一至仕宦之門讀書教子惟數登臺中誠有得于臺非徒能數有至而已以語歸生生拜且謝請遂為其尊翁南臺居士壽云

歙方翁八十壽序

吾之為南司業也歙方生仕者以生員補入太學明經飭行吾獨所器仕後通籍銓司歸而養其父母山中于時嘉靖己亥治化熙洽歲功伊始而春正五日適仕稱觴之旦仕父春秋八十矣同里程生以翁之壽告曰翁人則賢夫翁之富歙莫不聞而人不見其服玩之飾侈靡之為若是損約美矣翁獨務施人有急難而來有垂涕泣而告莫不遂也自人賴公而無不展之情無不可

為之戚兹亦多矣而翁退然獨甚恭巽宗戚尊屬見雖道路未嘗失禮敬也身長老矣衣冠燕集未嘗失容止也敦姓而厚隣欽賢而容衆豈不長者與至于爭辯有所當分義理有所當指不可奪也夫自吾鄉能用古禮舊矣禮法之事翁家尤備非人之情家又不用不嘗見仕乎仕迨成立非翁孰訓之哉翁康不衰伏惟名言益用壽翁余聞詩書貴人壽者儼然先達為後程式非以長子抱孫徒多齒髮者也世豈乏賢達哉然未必壽壽

未必賢有如翁者豈不備哉世重科舉非科目入雖人賢才不可顯秩翁未及仕鄉之人化翁德者有矣鄉稱善人而仕為之子也仕後當貴以是為翁壽可乎



愚谷集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愚谷集卷六

詳校官給事中臣王鍾健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王瓚

謄錄監生臣湯安泰

愚谷集卷六

明 李舜臣 撰

序

送白應衡赴陜西僉憲序

白子應衡將赴陜西僉憲其友李舜臣爲其淹也則序之曰吾往備員考功見縣令報政者則以監司故嘗考覈取其良者請命朝廷徵令至闕以爲臺諫或署其不

必徵召者多以判府知州而白子實由東鹿判揚州也又給事中御史出身獨美白子再三歷始蒙令秩使其東鹿之時即入為臺或諫郎由部署積禄至于今日雖當外補豈止是哉人莫不曰白子方嚴敦諒人也東鹿之政早不遇者此其故何方嚴敦諒正其不遇者也人之情喜合而惡忤也比于食味若苦然也其竟不受若荼然也非方嚴敦諒之士有意能忤人其始則然而勢至也故皎厲之行也而或謂不可知之人也殊絶之能

也而或謂謬誤之事也皎行者之與不可知殊能者之與謬誤事聲稱相去豈不遠哉誠以為人當輕重惟言之耳有在垣堵之内則垣堵之外不可知也語之曰白則信為白而實黮然黑也語之曰黑則信為黑而實皜然白也隔垣堵者玄素不能自呈其色披圖畫者山水不能自賞其形况以監司為名而不勝其憒疾之臆故曰所賢所不肖也賢不肖豈遂易哉謂吳干不入胡不試擊謂騏驥不致胡不試往故以忠信咎者終以忠信

而榮其名以才雋忌者終以才雋而發其跡何者忠信才雋其體質也名睦而體質存故前而後可見者物之精也積而後可信者人之情也今白子雖以僉憲出豈不已信之哉

送孫文宿赴四川參議序

吾同年友大梁高子業者吾往及子業吏部時而聞子業時時稱述洛陽孫文宿也文宿既補諫垣邸報中又時時得讀其書疏遇事可否衆意文宿必有言者已報

孫給事中疏下辛卯獄輿屹然廷辯果不少摧折也然則文宿非獨敢言竟以論救西安王準子推調高平丞文宿是時名在海内海内倚重文宿復幾人哉而聞高平命下縉紳士大夫莫不沮然若其親戚骨肉別而將遠適也忽然又若有遺愕然不自意也當是時東阿李仁元夫亦以論救文宿逮繫詔獄道路流傳山林耆舊庠序之間邑井之會大江南北無遠若近咸謂文宿不宜在外事不可知安得文宿能再來乎文宿既去人又

時時願聞文宿在高平者潘臯諸司郡守倅貳有能禮文宿者相與歡言并賢其人二三年矣而轉滕縣令南兵部員外郎郎中至今秩嘗聞君子信而後諫豈不謂人有是心者有是言哉杜欽谷永非不能稱説詩書激切其指而君子以為不忠以彼其心有所施也語云纖石不浮故石以質玉以理文宿名節雖百世垂何不可哉或曰文宿不當又潘參者不聞仕有階遇有時與時以制命階以存義有道者之畜也非次而希極望而得

雖以富貴恥也方明天子在上公論在人一時偉然又若文宿而患不卿相哉文宿將赴四川吾特稱其立朝事君與夫向來人情共倚重者為序

送李端甫赴杭州太守序

端甫既舉進士為魏縣令以循良徵入為都察院經歷癸巳春謫外同知鈞州同知永平復用循良入為南户部員外郎郎中今年冬薦知杭州州端甫蓋由内秩落州郡者又數年云唯庶僚體貌絶異大臣疏逺無資藉易

得罪也是以臺諫郎署復自闕廷落州縣者從古以來豈乏人哉顧雖以罪有可言者茍非缺敗不肖為人國有官箴終當録用且雖其人私心日夜何嘗不幸吾君一垂察哉闕廷森邃莫可通者大臣親貴當為之言大臣又不可恃則監司者責耳大臣體國容德為賢監司察舉忠賢為急士由是賴拔于泥塗之中效于桑榆之日遭時不然有終其身不復録者顧不悲歟誠忌其人又自委責是嘗得罪恐滋其禍則誣君上太過又何忍

也不見父母于愛子乎其始閱墻不能不怒怒亦何心

當其復歡意已婉切君臣若嚴繼體之子布力之臣所

頼一也人誠可用宜無棄置終其身者今觀二三年間

臺諫郎署故自聖朝落州縣者豈有一人未蒙恩哉采

其衆信之名察其匪他之志如端甫者雖復為郡不亦

偉乎語曰勿謂無餘枝柯與株士有所待成其勲名是

以下位而益脩九折而勿悔也端甫章丘世族章丘土

俗獨勝他邑士多知名有如端甫及今司勲李君伯華

藩參王君承晦三君子者皆吾友也端甫精嚴宜薦杭州辟如利刃何解而不可哉穿甲之弩不中鼷鼠誠非杭州無足置端甫矣

送内兄伯雨先生赴松江太守序

國朝既設六部又依倣部設為六科科雖視部而分官則隨事而論所謂給事中者即今諫官總名又都給事左右給事特其遷轉之次北京後建都左右者悉移置北而南惟給事中存又科止一人或二人耳若當論議

之時雖有南北不分而視都左右者無異故今庶官秩薄而務專地兼而體重者惟南科爾秩久當遷往往出當知府蓋既無都左右可待而南北又不與易吾見選法多用知府乃畿内府非素忠賢又不得也乃松江府非甚忠賢若先生者又不得也昔也天下之事無不可得而知今雖一郡之中有不可得而擅其不可得擅者則領之者與督之者互察而交持左非而右是也昔務之專今制之衆昔體之重今儀之薄諫官有司不可同

耳已嘗責備故有易之以不足為已嘗清華故有薄之以不足有先生不然方謀之人所以治松江者新命賀者故常論者咸拜且謝非所當也夫不見登山乎顛而升者不能不麓而反故巖壑上下意皆適者值也步趾不虧慎也況府郡守官不毋責不薄故曰百鈞不躓無弗力也珠玉不毀無弗愛也松江之政豈不已可知哉

送陳仲虛赴臨洮太守序

余聞銓司繁簡之說如言府郡則首畿內次附省者次

近地又次西北邊地又次西南邊地又次寂下軍民府也以是為差等所薦人才亦務稱是曰責少則易償力能則易舉耳猶有不然夫繁簡者如言五十里不能加百里也雖皆百里山水之城不及津陸之會也邊地則異地形一也而輕重異焉郡務一也而難易異焉故勢莫急于奔突捍禦而民莫難于倉卒為用故鉦鼓之間非絃誦之教神速之為非畫一之計而但以其地形小大謂當簡于内郡不亦遠乎今上詘流俗之議垂永世

之規自郡縣長吏上至藩臬諸司咸務察舉而于緣邊諸郡尤不易擇守誠以戰勝者良將之功而連比者郡邑之勢格鬬者武夫之悍而輸餽者黔首之役豈非英明之上略官使之大公哉夫作室者以禦盜也堂可勿美而不可不垣之崇造舟者以濟水也飾可勿施而不可不隙之視故邊郡地形常不及者連比之勢而控制之術也其不得以簡言者捍外而休中多難而少易也仲虛嚴靜有識自舉進士為建昌推以至于為主事員

外郎郎中往往稱廉幹焉吾恐繁簡之說猶在人也臨
洮之役或謂廷議溥仲虛也則述天子宏遠之意一時
選擇之公贈其行云

送張仲立赴順德太守序

皇上即位之二年是為嘉靖癸未莫盛之朝歡娛之日
而吾牓進士適逢其時進士又增多方明天子在上賢
才在列明經務得牓中一時多知名之士而仲立獨年
最少氣最奇官拜行人不數年間致位儀制郎中部署

清雅得以極意述作之間葢于詩無不工文無不諳雖不免補外同知青州未踰年已得蒙恩而南復為户部員外郎郎中江山詞賦爭雄一時鏗然者與聲合沛然者與物往也將又乘其豪俊之心遡諸羲皇之際若登名山臨四野所歴益髙而所視益下所見益遠而所企益無窮也物䝉其名道原其始而不但能以其雄博之文擅名當世吾叱三見而三論學三異之焉其始錯然以具既爍然以文而忽浩然不可測也今年春朝廷大

明黜陟賢不肖異置百官奉職八荒鄉風于是銓司益務選舉而仲立得順德將往之官乃吾私心獨為順德之人幸甚賈誼有云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在乎刀筆筐篋今夫俗吏之以刀筆筐篋無以異于儒者之以詩書禮樂而功效懸然不可類者同務而異情均人而各感也獵者臂鷹而耕負耒所操異則所施者不同吾知仲立不能為俗吏所為審矣

送王潤之赴陜西僉憲序

孔子貴先進者豈不以其厚重之器敦實之才能維持人國哉我朝人文至弘治間益美士有詞翰流傳至今或用能名所遇輒得大臣為國兼采之耳舊德純人終多在顯然視國初時人才不可同矣武皇之世時事又異夫其忌事而勿成飾顔而謝謗者視弘治間人才不可同矣當是時上下猶所賴者喜聲名矣讒忌則攻貴顯仕矣趨競則攻臺諫論薦則賢鄉里奬進則攻銓司

除調則賢大臣門客則攻是故茍先為言雖始無心不敢知也非分所得强而授人不敢當也故曰天下治亂視風俗是時莫安獨以士習未大失耳數年以來時事又異夫其不肖而為賢競進而無恐者視正德間人才顧又遠矣皇上赫然洞察于是遂用言者停罷一二大臣端人逐客始蒙美調潤之擢陝西僉憲其一也今夫縉紳之間豈嘗薄人聲名不貴有才美哉而必敦實厚重之云誠以厚重之器不易予奪敦實之才不知進取

士忌躁進與可奪耳才美則易染敝繒者易售采枯棟者易覯士名賢才大臣務私所好其不傾人國者寡矣潤之丙戌進士歷内鄉泰興亳城令廉明不售而為南部雅重而為人清脩而在位者又三年矣詩不云乎于以采蘩于沼于沚士非遇時能自致哉嗟乎嗟乎

送張常德序

張子滿户部秩出而領郡得湖廣之常德有惜之者曰張子萊之平度人也平度濱海東北而極西南望常德

何啻數千里哉逺身南域一也澤國卑濕二也此論其
細若言為政則吏之治與方之宜江南北不可同也秦
人而游越人而騎駭于非常見聞而疑于剛柔所用三
也此皆非也仕宦有南北偶人所值者耳吏治豈然駞
陸之車又可緣谷御者適也渡河之楫又可遡漢操者
利也太上以德其次以意意生于形形生于始事莫不
觀乎始不見張子為清苑乎而清苑治為廣平乎廣平
又治為南度支乎南度支又治清苑猶為縣也廣平猶

為郡也度支則大司徒部縣不可同于郡郡不可同于部而張子視部如郡視郡如縣然則今往雖江之南豈不在指顧哉又昔令也而今守也昔貳也而今專也昔內也而今外也故曰乘高易視操刀易割今夫朝廷用人其有不易畀者非困苦之蓋才之也其有數千里適者非置遠之又藉之也器用利者無難而不為易希願薄者無寡而不為多張子確乎為人泊然其思者也如或所慮即若文翁蜀郡郭振安西去今常德豈不又數

千里哉以告某某咸信若是曰昌不遂為張子贈乎

送王道思省覲還晉江序

晉江王道思既舉進士為吏部員外郎用是蒙恩封其尊翁方渠先生奉直大夫如其官級令以督學取道還過里閭歸自數千里外別又數年丹顔鴈服入門一堂望見父母誠一時之至榮生人之極遂矣吾因以見人生子其有貴賤賢不肖者豈不懸絶哉故雖甚愚顧子則貴雖為不善責子則賢故自其始為諸生青衿廪食

翺翔郡邑之間此何足異已為之怡然獨喜自負況當擢于藩省之科寵以鹿鳴之雅又特薦藩省耳未顯盛也猶為之擊牛豕吹笙竽徵召宗戚飲食燕樂況舉進士為天子之人進士一也齒有長少值有早暮在其父毋意皆得也懽極而不自知忽然而不自意況當是時道思獨在弱冠且今進士科豈乏之人哉未必人人賢有憂其禍敗于先哀其莫救于後為人之子而無以慰高堂之思厚平生之奉顧為不善使憂且辱親未必榮已

為相累而道思卓然在今之世且如視解司封郎中若細物也夫其辯忤合之途一畀高之勢究感慨之志溥趨競之為此其中豈有能奪者哉文足以興名足以垂行足以示又早聞道其超然悟者不可以指喻也其淵然蓄者不可以測知也夫以名德大儒為之後人先生所得多矣雖一再封要非極願茂樹知榦視榦知根積而隆發而至有如先生者哉

送京兆陳公晉副都御史鎮河西序

余考功時聞西蜀介泉陳公當是時人莫不公聞者余乃幸而聞公余江西僉事入為南司業也蓋來無何而公膺參江西省事已亥冬則福建左使拜應天尹而余謬而為丞余乃幸而見公始余之見公也見公之威儀而心山岳乎公聽公之言議而心河漢乎公佐公之為政而心神明乎公夫人我貴而人賤也人尺我寸即負不勝務贏其寸而毫末反等人尺見公不然博者其外虛者其中精者其義穆者其言辯者其治德者其人故

曰刑者生人之命也而每惻然于獄之情吁嗟其寘不肖應天治八縣上元江寧近在闕廷之下國之初試因其近而取給馬朝廷既北百五十餘年所取給者猶在毋貸至于今則十七八久所不必取者務取給馬民無寧歲月縣長貳吏無寧日公言尹難哉尹難哉如當取給上元江寧民者吾欲舉而置之而事期會濟也吾徒約而施之而病十八在也吾恐闕于事也即民病者十七八焉且上安知此如某猶舊某純非舊非一一聞之

朝豈可復俟三四年哉公亟有意為上元江寧圖所以聞治中隴郡閻君通判吉水張君推官頴川胡君一時才賢而公聰明裁之于上三君子者所領清戎錢穀獄訟各遂厥長緩公歲月治應天者將赫然乎而遷今去特徵所志勵我在之人焉

送楊給事赴湖廣僉事序

書太甲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顧本訓回首也人試回首有在其後當敬毋肆况天之明命乎言常畏天常如

天嚴監其後者攴文萬爲敬萬人自敕而復從攴文人所以擊也攴文然後萬故攴萬爲敬攴巳爲改上德大賢飭躬敏德其次中人自有五刑豈非復爲中人以下設哉記曰刑不上大夫糾察之司所由設也以名其過爲懲列下其人爲辱故刑有所不施而官有所不廢漢制丞相御史等重而外監察御史州一巳專設官所謂刺史後仍刺史或曰巡察觀察按察廉訪皆以使名明仍按察其官則使副使僉事制曰在内從監察御史在外從

按察司糾舉言在外者布政使以下是已今天下省十有三而省三道多或四道道惟分廵僉事可言僉事佩印參政無佩印也假之印者豈非事輒得上聞哉則郡五品而上分廵輒得論數自有廵撫廵按糾察于外分廵獨有理刑一事況雖理刑而不專斷參政行郡其名分守事或獨闕分守有所不聞然布政司寮三年滿其人賢不肖今猶從按察使考定此其遺指可徵也已法莫不有始失法始意莫如今按察司正德中浙江僉事

朝邑韓君糾覈一郡太守郡太守竟罷去豈非故事有
當然哉君今官給諫所謂大丈夫者於古人奚愧哉吾
何以為贈也

送户部員外郎爻君赴浙江僉事序

按察司稱憲豈不以其縣法示人者哉而憲敏也言敏
當如人去疾然務去之乎疾有必攻法有必至洪範五
行水曰潤下法猶水也自上而行古今論難易者莫如
田肯肯之言曰高屋之上建瓴水也今按察司行法于

外其順之易奚啻高屋之上建瓴水哉而法滋不行者試求其故記曰飲玉爵者弗揮玉非用之之患而操之者難也玉而操之玉長為玉法而柄之法長為法刃理則入節則躍削則衣法亦有理今夫法所加者人也加人而人不勝其一旦憤然我矣其鄉之人豈盡憤然我乎即令其鄉之人所與為之憤然然視所加法者其人之情緩切卒漸亦有間矣而況方各屬絶者乎憤者之私終不掩其歌者之德聽者之惑終不勝其厭者之心

夫毀人者其始有所不堪是人毀也然無所愛是人亦毀人不能人人使愛自人之有顧忌之心而後法失毋至法失而毀滋來故當法而毀毀有時明失法而毀毀無時解自余金陵聞見海内名德言剛大者必大司徒部米脂艾君君薦浙江僉事且行浙江今首省也庶艾君者其當是乎

四經讀自序

余年十二三時先大夫議所讀經憶為三字入覆皿中

默禱于庭曰易詩書惟吾所當為手焚香探得書字余葢用書叨舉進士又十餘年始因注疏讀易詩書而何薄訓故者等之技乎爾雅何一人作其所從來久矣而爾雅薄以為未足據耶不免求之于增廣韻若是又失奚啻十七八哉令誠于文不得不訓故者莫如爾雅一書毋令廢矣詩序何一人作其首一言如所謂關雎后妃之德也者安可易也晚讀春秋竊以三傳無如左氏者焉

易卦辱言自序

唐初考定易注惟存王輔嗣易迨宋伊川先生傳晦菴先生本義晚出然輔嗣易與伊川先生亦相足也吉凶悔吝輔嗣曰吉善也吝羞也輔嗣或曰吝恨辱也自餘三家無不有得于易今吾卦數言存豈不辱哉而自不可已者勉吾于易讀也卦各一首明夷五首

詩序考自序

余讀詩序以為其始一言而已餘蓋如傳後人所述知

者不應作者自為釋也自說詩者以為固有毛髮是矜舍形察影為詩十二三晦而豈序之過哉序之作誰寫以約其辭而含情因其時而辨禮非聖人之徒不及也而欲并捐徒以讀詩能乎

毛詩出比自序

詩有六義唯三曰比四曰興者義難言也何也朱所謂比毛之所謂興也而毛寓比于興夫既曰比曰興義宜有別嘗考之興之言象也事存于物之中比之言類也

事而與物偕舉若是毛所謂興聖人復生豈可易哉惟不出比以興該之漏于是矣又以詩多引古以風比義也何也物情與事偶似其形古人與今或異其趨于是有引古以風今有出物以質事二者皆比義也然引古以風今者多以通篇出物以質事者篇數語爾尚大君子裁焉

禮經讀自序

余讀冠禮筮于廟門釋者曰廟古文廟字也蓋十七篇

本古文爾而承秦隷至于今日則多俗筆甲乙或易如昏禮下達納采用鴈納本補紩而鴈𩿪也酢酸漿也讀酬醋之醋豈不遠哉不揣余陋隨所讀舛正以大篆用其邊旁以為楷書庶身無苦終成余志周禮戴記兼正之焉

春秋左傳考例自序

孔子之作春秋至矣而何說者索其言于例乎蓋方之天苟求其故何也言之于物如為之形廹其有形物可

諦視是故寸短則尺長此善則彼惡春秋所以有例爾

然又有非左氏所及至杜而始見者亦通曰例能不失

其指不必親左氏出可矣故曰周禮盡在魯矣敢以周

禮為先京師次之二者春秋所由作也

穀梁三例自序

三者時月日也自穀梁氏與公羊氏之說春秋皆以時

月日起例然辟之纖穀梁氏為益精爾夫日詳于月月

詳于時今考之經其或日者果非無以是故或例時而

月或例月而日毫忽之察信非如穀梁氏其孰能與于此故曰于彼乎于此乎是以并考載焉

左傳讀自序

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詩亡者雅亡也而風自邶作者尚多隱公以來然則風未亡爾小序可徵吾往讀詩因考之左氏傳遂讀左氏傳不輟丁戊已庚四歲畢卷頗存所得總若干條

三經考自序

三者易詩書也方春謝客憶去年冬晝硯寒澁惟及巳午二辰負聽事坐面南日中計字疾晝庭陰巳合寒沍令歸硯和筆柔爰取三經正其外文如昨讀儀禮者詩不云乎且以永日余規亦止寄情斯也癸卯春正月序

古文考自序

六經本古文爾秦火以降迨于許氏說文之時古文存者十不能得一而鄭康成儀禮注其頗稱某古文某者以質之說文所出古文亦多闕賴而說文存者敢輯以

為六經古文往彼既曰古文某爾易詩書儀周禮各若干字

籀文考自序

自古文降而為大篆周宣王時史籀所為也其去古文猶如宬之于家益降而為小篆陳矣今說文中反雜以隷而或稱某籀文某則許氏筆以別于本所存乃其本所存古耶斯耶不可知矣余考古文以讀六經因及于籀以其為廣古文而作至于于古或異者焉易詩書儀

周禮各若干字

六經直音自序

昔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臺上而或以其吁而不吟測知為莒夫吁吟者徵羽之義也吾青自蒙劉石之難風俗淪陷百有餘歲宋以來至今土人語音相雜譬之永嘉南渡則王謝諸賢俱半揉越音余讀詩至瓠葉有兔斯首釋者曰斯白也曰齊魯間呼斯鮮聲相近此方言也亦并澌盡遭逢聖代師崇經術釋文明存而人貫于譌舛如

素蒙緇不易反復加以土音偏重不能為入聲讀反不如山僧里童子師能引聲諷所謂廿四攝者又徒能諷而已余故于經文究其反切而為直音不免近俗然以名是不可易也壬寅冬十月序

讀史自序

余考功時頗讀史記西漢書廹叨南司業則史記漢書遼金史皆新刊宋史廣東刊也徽板亦在始備廿有一端今可使徒積哉此不過以五六年畢讀天乎當余假

也癸卯春三月序

王戶部關約序

歙程生者為言其師王子以大司徒部監臨清鈔關無不能革其故何也于是出其治關之詳一帙余讀之是自持以嚴而人嚴之法所由行也夫本舟車之際物無不有故為之關十一而榷以佐國需監以部胥溢以明法然而不免敝者利之所在無不欲得之也猶當晝持弓刃覆人于路有其資豈不知盜法死乎而為之矣今

特出其一時之捷乘官之間而詐商人于其新至其為目競心狎不難也不自意即敗亦法不至死況未必敗而日華屋鮮衣出入優乎卒以監者反為商怨所歸而利實為之攫由是諸關不足為國賴也久矣王子令約其大者莫如鈔直故正數外滋有二端一曰堂例以供監者而王子于是莧如視也其一吏徒例若是雖奸胥黠輿豈敢復意及哉故曰正曲為直而或徒以有繩于人能無辭乎卒歲所省商金萬有竒多矣且令是為虧

國課而施不忍于商不為可矣而正課計未嘗有減于往乃自為減又為闕增鈔且百萬豈不當然哉故能為商省闕單金八千矣省豪奪金萬矣省小稅錢百萬矣所謂亦禁諸猾有所不得而商輸官有常也不然萬計者豈復為商有乃徒以為奸利者費其孰德之觀此王子是政雖以佐治天下可矣

邑志自序

邑故有志讀者莫不曰跡何也莫大如縣名而以邑在

西漢為樂安遠矣梁鱣齊人也縣特其封邑漢太守陳蕃所禮周璆臨濟人三國國淵葢人皆援以入邑齊桓公之為諸侯盟主久矣其盟在可稽實未言往一壇吾域是令何許豈不以地僻于臨淄道迂于諸侯乎而曰桓臺為公嘗盟諸侯乎是諸如是者今并知其不然矣官有賢不肖其姓名當俱存乃自國初至作志時百餘年間知縣裁九人丞以下至訓導各一而已元程鵬者徒能數百金直施爾嗇于人物之倫夫邑本漢千乘縣

也地割于廣饒故言乎隋以前千乘與樂安其實易以淯言乎隋以後千乘于廣饒其地乍不辨水經淄水注曰淄水又東北逕廣饒縣故城南言故有新也今城北廿里外有故城址或是酈道元之時廣饒見城然又未知為千乘歟則又未知為樂安歟志闕于昔故跡不著于玆非一日矣漢千乘者河所從以入于海也今邑濟所從以入于海也夫濟四瀆之一也而于邑焉出豈不足言乎人才之生其在于漢可矣迨入廣饒迄于有元

又何其不易得也遭逢聖代鄉吾前行多以徳終士莫不知向學葢滋剥之數焉邑令邢臺王子以乙巳春至忽覽故志慨然曰闕遂以謀之余余故為校集其諸川流質之水經而邑始末徵以漢等志尚諸君子其余正之

贈吾邑庠何先生赴海州序

先生以嘉靖乙未來典吾邑庠教而吾丁酉春還自金陵往始見先生者能勿洒然吾自失哉已參其語讀其

文以吾獨所傾心測先生內何所非其有哉當是時先生栽四十年然而稽其不可少遲于銓曰家無以為祿其親大人耳今典教祿可知也歲四十金必謹其半遺上其親大人臨舍當遣先期數日無非戚如在顏色諸生望其色戚如也曰是復遣人于其親大人乎當念其親大人輒下泣知者請間浮闕可察也若是可謂不言而喻矣吾罷官以來頗得交于庠數君子稱賢者焉漢文唐詩而程朱旨然而莫不孝敬于其父兄宗族而信且

義于邑令二載矣自吾未聞其稱邑令丞誰氏況其治邑自吾未聞其有微及里俗事豈不賢哉吾邑自入我明垂二百載方蒙聖化而數君子錯然茂于今日言者庠入我明莫如先生造人令兹日也先生顧隙地可築宮依古堂室之度制器備樂庶禮所謂鄉飲酒與射而邑值未遑也令赴海州先生當遂别諸生徐君孔卓以下咸不忍先生行吾不能狀先生然觀諸所不忍徵難也已

送吾青潘守考績北上序

婺源潘君之守吾青三年于此矣以今春二月考績詣闕吾邑郭尹言余有以贈厥行者顧余何足以為贈乎試言之往者新城青沙泊溢水其邑之議將遂驅之使東北下即高苑博興樂安為水居矣君視水則以孝婦水决于長山橫流入青沙泊復出而為彼中難也曰小人哉新城令也不圖可成之功而欲以連邑之人為魚乎言其狀撫臺但下長山縣補隄而已觀此君所以治

吾青可言矣退殘吏禮文儒直抑情表堅節急荒儲與委習方今天下四垂不警忠賢在位聖人南面垂衣選良為郡屬以蒼生而吾青乃得君吳公在河南文翁在蜀無以加也功賢如此可以獻天子矣

送吾邑侯王先生考績北上序

國家給事中御史之選嚴矣皆察以進士博士行人推官知縣諸良而為推官知縣所得十六今上御極以來罷進士不直以授給事中御史而給事中御史為推官

知縣所得十八然博士行人寡得而易推官知縣多得而難其尤莫如知縣難者推官郡一知縣多且劇彌夫錢穀以時入而闕于民之亡獄辭以法決而疑于客之屬故還其亡匪徒以足錢穀惠可徵矣辭于屬匪徒以平獄辭威可立矣于是用其威以伏暴而禁邪引其惠以滋農而興化故曰廢者興之資也下者高之貿也不知何時始或曰辛丑壬寅間矣邑民以亡莫不于候水如歸焉君子格奸或嚴于辭或嚴于色候可謂嚴于色

非鄉令三年矣而侯為人賢者所欽不賢者以却勿言吾青即聽于東諸邑法之平有如吾邑者乎法之行有如吾邑者乎侯誠能行其法于是侯佐來言所以贈侯考績行者惟今給事中御史之選豈不以諷議哉而多得于素剛有植之士侯良其人邑之民則不忍于侯茲行豈不惜哉

送司訓嵇君赴保定掌教序

君來司吾邑庠訓也值所托舍向廢至夏秋間雨作夜

榻亟徙而無少阻見于色也俟冬但出已俸修葺不以煩官兹事若細然充君志何往而非其安土哉本治毛詩兼通三禮諸生專受教者十有七八成才獨多師道有嚴然與人居則多和理惟曰事當然爾至于其所不當然者確乎在也暇惟閉關讀書彈琴今六七年于此矣而未嘗一日不思其母太夫人言及母太夫人輒下泣今擢保定君下泣曰吾當益西北行不能南覲于母何其酷也謂宜有贈者詩不云乎畏此簡書君其勉從

王程以禄于太夫人可矣

賀邑侯郭先生見褒序

吾邑里習之敝舊矣而大梁郭君以去年冬涖政令五閱月試言其大則故以力相足詐相成者莫不遅却于君之顔色而震讋乎君之裁斷靜其恣有不為柔其豪有不出故曰一夫得情千室鳴絃而況四域之内相與歡肙者乎夫禮教也威罰也譬之治玉威罰于禮教其猶錯乎君則威有所當加也罰有所必至也穆外而遂

中莊容而約辭弘體而密理廉胥而嚴庭夫鼓吹以警途選騎以擁後令之官府自為衛且適者以有行也君于是薄不為也自君之至邑也君寮未聞有稱一觴安事君者况羅鮮肥吹笙竽以遊宴于外乎古今書可謂無不讀矣披閱卷政閒不虛先是御史滿還闕于賢守令必有所禮而君為廵按傅子褒勸君寮莫不言當有以賀君竊以化理如此終被徵書任寄諷議試賴荒城備厥名履以君器業茂美臺史之賢豈不並可見哉

賀郡寮馮君見褒序

嘉靖丙午冬吾邑王長北當入覲太守潘公儀攝邑者莫如幕寮馮君而邑以不年國賦有闕吏言君當趣税者君曰雨雪如此民寒且饑吾尚未知所以撫視而可更鞭撻之使畢亡乎民知君無趣税意安居矣有無賴兒數十乘邑長出相與為期且刼某氏君察知其姓名忽然于坐若漏言者曰某某今為盜矣由是諸兒驚伏于君以為如神不敢發常以夜人定後自出行城市里

有戢無復博徒若酗而况于為盜乎故終君在邑百里
之内無毫髮損覽訟若細即遣之曰是不可以巳乎必
干人理然後逮訊有當于法雖豪必懲茍非其情無一
不出故事獄成則令訟者自出楮直而君于是寸楮握
粟無所責也寡婦當表者三皆諸生之毋也君為之扁
且禮其廬閘其為具即不往又三四日報馮公來上其
堂見其子弟而已曰吾不敢于巷飲一也而不可使貞
婦厨有煩費二也西堦故屋三楹所謂讀書舍者君夜

所托宿也土床瓦盂晨夕再炊而已隆冬雖寒無杯酒之適明習吏事飾以儒術案牘滿前手自裁定清嚴有性至于用法無非平允所以三月在邑而至于今為民所不忍則在郡者可知也已于是潘公薦之御史臺党公而君遂為御史臺所褒奬某某里賢族也問所以賀君者竊以潘公今名太守党公名御史而君見知二公豈易得哉

送邑侯郭君入覲序

水經淄水注淄水又東北入馬車瀆亂流東北逕琅槐縣故城南馬車瀆者鉅定湖也若是吾邑自北門外竟域實兼廣饒鉅定琅槐三縣地矣琅槐鉅定迨東漢初已不見當以海潮所落土性不復廢至于今廣饒亦廢乃吾邑故其故城在今城北又自故城以北竟域百里間漸西于海多宜木棉而弃以潟稱者水泉有質故也然未嘗殘以潮故多可治何也周禮草人之職潟鹵用貆本非專言濱海之地而已抑詩有之原隰裒矣信哉

吾城直北與頗東北至海地且有差而邑侯大梁郭君以去年至邑為躬行田于是東北至馬車瀆歷琅槐故鄉益東北至馬井城益又並海東北至皮丘沈已循支脈溝西南至博昌里巳南至廣饒故城度泲登桓公臺反復縣渉旬矣宣行三四百里終得土詳以為賦凖乃不難為海曲之行夫自今年春三月不雨至于夏五月麥十八槁遠近吁嗟當是之時孰非勤雨者乎且百日矣常肮粟飯一再舉亟賑于邑賴而全濟數千人里黠

有嚴訟平暴熄禮教方興君將北上朝明年春正月朔先是撫臺疏君政績聞于朝廷竊以堯舜在上有臣如此如被顯褒以觀天下休矣哉兹行乎某某咸謂是言可以為君贈者請書之云

彭太宜人八十壽序

靈寶彭君之來佐吾青也太宜人迎在養今年春二月壽登八袠君僚良為君慶乃張子翼子使告余曰彭君之孝太宜人之賢且壽豈不備哉何也君以未明與諸

太宜人寢問安始出視事晨曛當食躬上太宜人食時果春鮮非嘗以御太宜人食不食也五六年矣而盛服侍太宜人如一日日所裁事暮入為太宜人陳說太宜人常以君所裁事無弗善者為君益酌加餐君亦常以太宜人益酌加餐徵所裁事無弗善也君治青龔黃不逾也然豈不有端乎先是君満三年績得為太宜人請誥榮矣又壽且康且孰非人子乎而得備養若是抑太宜人恭德多覽識用佐君先大夫為名太守今復閱君

在青方聰耳而明目安食而和履豈易得哉請為太宜人壽余乃益知太宜人賢且壽也始余知君治青可謂無不可為若是僾也然精于理質以經義體以憲章通以物情無弗至也于是乎有法家所未及窮積歲所未及次而以一言剖可謂無不可伏然薄鞭撻不為也故曰敬親者不敢慢于人故能不忍于民而不至有少闕于事君之先為隰郡守也隰之治以異等稱用薦來青將又由青薦歷顯位太宜人壽矣榮矣將又以君加受

崇封于太宜人之徳豈不盛哉是為序

王太夫人壽序

博興尹王君令洪洞名家云君之先西藍公為魚臺令寇難之後求所以安當食麾食若是專也視事五日而終于官是時君母太夫人年裁廿有四爾自此深居持閫以内事賢舅姑然後舅姑相繼而逝極力營送無毛髮闕始君生四歲矣至嘉靖甲午薦于山西丁未登進士第來尹博興遭逢聖世道化四浹孝子貞婦無隱不

出而況名節如太夫人有司以上蒙覽𧿒白建表于門題曰節婦孔氏君之來博興也奉太夫人俱東今年某月壽六十有四君子以是謂太夫人有子君能為太夫人報而亦咸能報西藍公于九原下抑太夫人往及君嬰弱之辰廓然一室春秋蠶織常以夜分而還入寢二十年内三任大事何其悲也而溢于君今在望邑身被顯命作範我明晨興承顔温其慈仁子拜于前孫拜于後又何其安也豈不見天道哉博興吾際邑也輙得見

君詩不云乎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博興之治以德化稱有以也國家重臺諫之選常十七八得之賢良縣令况復如君由此言之君所以為太夫人壽且無涯兼榮備懿慶矣哉

為張生報德蔡先生序

張生四維二歲而孤早自彊志迨于冠年邑選雋才器于今尹大梁郭君乃所試文莫不見者異等不已督學臺以補諸生備昨已酉省試而生病腹塊未能行歴冬

以至今春塊日以甚其師賈偕之見蔡先生問誰氏子先生惻然曰吾不關人疾痾久矣今可使君衡不安于地下乎君衡者生之考甫先生客也生留先生許三月入藥三四十劑塊釋然矣于是里人為生幸而歸先生之識神等雖然先生每晨興岀生切其脈循其塊知損幾何問朝食未若是勤也村辟有園勝于邑中方夏亭上名花映合滋蘭茂竹啼鳥六辰或命酌酒以飲于生涉經若史輒千餘言觀此先生之巳生疾藥而巳乎往

先生領邯鄲丞不為也歸來十年晝户常閉彈琴賦詩而已洎中堅履諸賢令長必過相問延之往又不得而輸功德于生若是生謁余言生我者父母活我者公余喜其愈而為之言庶報于先生傳子及孫俾永觀此君衡亦吾客云

王太夫人壽序

博興尹王君母太夫人今年六十有四乃士君子來謁予言為之壽者惟太夫人貞履詩書所稱何以逾哉如

是而壽君盍能為之壽何也愚覽古賢母未嘗不視子哲有稱為適不則為虞而君邑蹟為東土冠其大者濬濟平洲至利出田數萬畝倉有施粟萬口所仰而為春炊是故苟為民暴雖細必懲少干以私雖豪不入是故轉徙還者貧弱恃者屈抑直者饑寒存者何限哉宜無不父稱君而愛君者愛其人存其樹而况聞太夫人宜無不為太夫人壽太夫人族孔氏嘉靖丙午洪洞表節婦者厚厥嗣人施于博興於赫我明多良有司而君存

焉賢母哉

愚谷集卷六

愚谷集卷七

明 李舜臣 撰

記志

中麓堂記

山東名勝稱泰山云泰山介齊魯間其北皆故齊地今章丘縣亦一區也縣有胡山胡山之髙比於泰山可雞鳴時見日須臾特遲山可知矣山有三麓其中一麓為

今選部李君所居人是以稱中麓先生中麓堂成舜臣謹為之記記曰余幸得交中麓先生先生特秉玄覽自有文字有一未能讀乎讀而無不能有有而無不能言言而無不能娩文章至今若歎古昔百五十餘年衆獨所屬聲律何等亦邃其端且如自舉己丑進士以來遭時少異而多簡嚴陪無事之位禄食當備若以昔為縣學生時起居内外視何以有異哉人尤所欽何所非其有哉而忻忻然視人寸益而上人操寸益若自以為弗

之如矣往之為司封也人莫不望當為選部選部等諸司才賢所由于今獨重譬人喉舌援才而讓善廣招而衆集者豈不在容德哉余覽古相權失得其有失者失在嫉忌人能先生持是雖佐天下可矣山河之氣始鍾爲人而終有藉以聞胡山自此稱無極焉

惜菴自記

余幼攻舉子業常夜啼鷄燃燭未寢頗以孜勤叨舉進士周旋縉紳之間始駭所聞置往習業奚啻蜀狗然哉

而復蹉跎至于白髮裁知讀經五六年爾還視五六年前聰蒙亦異歸來何事益書不廢幾忘饑食與渴飲時亟考正字久申巳誰能與秋草同歸哉令早如今何卒充然徒余一軀謂往可惜如余者嗟乎菴在未村壬寅春三月記

息盧自記

余郎從時習見朝儀朝西面位又次三行三品所在官則吏部左侍郎至于太僕寺卿而已罷朝從容肩輿還

省金紫巳榮頗與聞國大政議而如余愚辟之任者力
不支欲仆觔下所任道旁喘息汗鼻曰吾息者而今以
名余廬明余得解太僕寺卿非所任也廬當惜菴西榮
深廣各丈歸暇眠輿讀書其內亦吾息矣

文牖自記

小堂前二齋西則貯書奠有二几一當牖户一北當牖
以當牖者考正文字賴牖之明而為毛髮畫也常以巳
午二辰臨坐牖下惟縉紳先生習草書者遥逼真晉工

矣乃窮終身之意草書何指竟徒為乎而希罕哉近見崑山魏先生出書其名六書精藴竊以邉旁一也篆當然者楷亦當然可使經文終亂于俗筆哉亦昨勉而知篆將付以吾餘生蔿有狼尾筆百每可為百楷字計易詩書春秋儀周禮戴記論語孟子萬字正而已庶引吾意為自記之壬寅春正月也

經房自記

房在小堂之背西向余以歲在癸夘所營貯經典者記

曰余舊飲酒罷官以來欲止絶酒勿飲中酲良苦痰壅肺熱虞斷余年復何德延納客獨竟夕居惟海内文儒兼美前代秦漢文魏唐詩晉字皆非余所及矣何也諸以特生之姿卒成其美為世稱注余陋知讀經爾斯言具在亡婦志中歸後兼讀周禮畫户多闕廢書何事哉度終不能使壺與局在堂而侈與麗在室也

井亭自記

余有小園在未村者以今春鑿井構草亭一其北記曰

井出自下汲者極力而後有之書不云乎沉潛剛克殆謂此之類歟夫本洞中厚下潛德而施韓内外跡接客至無反無不意得惟不欲人玩忽廹而視之有嚴者存施而無責或曰施止其鄉如人所謂鄉先生者規繩自持所居深廣終已不易非嘗造者安知其中所有何如焉灌園者左氏也左言極吾力而出斗井斗水適溢反復激井有聲不自意井累曰水未落矣左氏者何知井有落反惟落則見其情不復欺人以多且有而人不德

反自賢哉壬寅夏六月記

比心亭自記

余既作井亭記一日窺井忽然有憶往秋短言照水將心比者詩不云乎淑人君子以水清湛著人有心不當如是耶嘗求大學誠意厥指安在或如伊尹歸湯幡然始承予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豈不偉哉而今斯言出于莘年猶為不誠之意故曰意無慮也余愧無毫髮自見于世惟常此心不敢微非分覬叨官三品不以他

陋得者為更名亭比心壬寅秋八月也

青州增修兵備道記

正德辛未巨寇擾山東攻破城邑益都令獻縣牛公能逐捕寇言者山東當兵備道二一治青州一武定州而益都令擢山東按察司僉事整飭青州兵事至歳丙子牛公去位兵備道不復建牙嘉靖壬午顏神寇逸發牛公薦復來青而道建牙至于今治在城東南隅伊始草創因仍至戊戌夏山陰南湖沈公由監察御史拜今官

顧治隘前忽然興臆此不當觀者耶于是辟地縱横五十餘步建大門一左右廊各數楹周垣百堵東西路濶皆丈餘而冬十有一月成事記曰青州之南礦地六七人弘治末始知竊礦之利辛未前後竊者浸廣利之所在巳至殺人獨憚牛公歴年始定賴南諸山無復礦決而談青者何礦之末置乎反礦之覬欲如辰丹瓊珠雖辰之丹瓊之珠乎而方不以敝聞是故于文蔿用為蔿復從戊戊以來非沈公在幾無寧日若是謂公枕席青

可也淄川巨寇有規據山沈公即夜馳去淄川寇窘泣聲公自來邪急夜東南走亦東南追至原缺山殲者擒者寇數百人無一脫青乃蒙公公業方隆而可紀者謂如今青之日謹勒之石俟觀者焉

新城縣重脩儒學記

新城有學歲久浸廢嘉靖庚子秋訓導陳某以學宫廢狀告于邑大中丞致仕畢公而遂上于撫臺李公臺下其狀濟南判耿君議新學者費六百金而令永新顏君

以冬十有二月蒞事閱庫無儲揭示邑中願新學者以
名赴治于是某某各願捐貲隨力可至益以贖金故不
逾歲而告成事大成殿一東西廡各一戟門一櫺星門
一明倫堂一東西齋各一饌堂一倉一庫一啓聖祠一
鄉賢名宦祠各一舊無射圃今辟在櫺星門南亭一觀
德自戟門入舊無角門今辟者四益書舍至三十楹公
廨二各若干楹顏君吾友也伐石請記惟孔子曰好學
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言好學者豈無數百

卷讀者乎而不可道德名其所學者非務所行者也學行一也嘗辟之種學之在人其辨壤與行莫如禮嘗辟之水禮之在人其治防與然則禮者非務禁人之欲所以節其欲也故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視聽言動欲也而容有非禮乘則乘人之恣遂而入之乎入而始非禮之視之聽之言之動仁人心也心無物累故謂之仁擇米曰精惟精惟一言其脫然無累而心純于德性者也是故視聽言動即無非禮之視之

聽之言之動禮者中而已矣故能允執厥中今覩是役
顔君非以堯舜孔子斯道望諸生邪語有之負荷而趣
垂手有餘顔君所謂能乎大者新城之政可徵也已賢
良為令上下所信某某咸贊厥成謁吾記者某也耿君
某顔君某

昌樂縣修學記

昌樂名邑也吾同年友燕山李子自朝城調是惠而斷
嚴而明故政成而民用裕李子謂猶未也而思有以風

之學是以修昌樂有學聞自元季中間或修或徙語具載縣志中李子之始至也學適敝甚李子於是慨然歎曰學不治將圯吾為令而視學且圯其何以觀且年足而民和為之可矣於是計帑之羨者請于諸上官而率作焉蓋嘉靖丙戌歲也明年丁亥功成凡為櫺星門為戟門戟門之外分左右為鄉賢名宦祠其內為大成殿為東西廡殿後為明倫堂為東西齋齋後各為書舍堂後為學官舍三官舍之西為射圃是役也雖因舊為新

而實宏謚壯朴斯豈徒然乎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李子之用心深遠矣士宜有思而為善者哉吾聞教立則軌存軌存則民恪教廢則軌越軌越則民荒恪斯脩脩斯一荒則僭可為也亂可為也是故昔者先王之教其民也鄉皆有學閭必有學故習正而志崇故雖下國遠方猶彬彬乎德義之風矣後世時異勢殊不能聯鄉井之民而教之而但聚其秀者之于宮也所恃以興化致治者風俗焉爾故一人作之百人從之無難也近者

作之遠者從之無難也故士者民之先也學校者民之表極也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貴乎知者能精乎此者也貴乎行者能致乎此者也故忠可移於君而惠可流於物夫是謂之才民生而有情譬則水也禮者猶防之也樂者猶導之也禮缺則潰樂缺則逆故禮樂有本有文有器有數而今之士且或未知所謂文與器與數是故三年之喪四時之祭聖人所以明生死之義隆痛慕之情者也而多或未之能行嗚呼

不能于此而優于功立于政達之邦國天下者寡矣蓋基廣者積隆而德厚者才茂故君子務本而已吾又竊嘗聞之踈聞寡識未有不迷其趨者也探玄騖遠未有不役其志者也甘榮嗜逸未有不移其情者也泥常染故未有不騁其則者也懋不懋存乎人爾李子諱錞字伯和嘉靖癸未進士請吾為記之者諸生某也在戊子夏五月

邑修城記

吾邑鼓樓建于元代鐘樓國初若夫城之建年無所考矣然歷成化正德間一再加築舊志城圍九里有三十步高二丈五尺池廣二丈深丈而俱毀于己酉秋霖雨大梁郭君議脩城夫皆貧下户而人日給倉粟三升方春歲饑故也城門若梁鐘樓鼓樓則官出直付之優右興于今年春二月訖夏四月畢役更扁城門東曰鎮海西曰瞻嶽南曰通齊北曰望京乃至于秋報有虜入遠近承檄驅民始築濱海早寒夜不及息人情已摇而庶

城守故當是時歸吾樂安謂之雄邑何也秋不廢農商不閉肆得以其間飭勵戎馬安不忘危今見于君涉變而圖宜彼無及嚴城選卒操厥長筭一也而以濟荒辟之衣裘君挈其領于是貧下户無弗在者因活四五千人番歸持羸霑逌者孺夫君為民至矣一夫之遣一錢以上輒勞惻然求其可已而不免春築城豈不以倉粟存乎往事聽訟俾入楮直君至入粟父老云自有倉積無如今日者臺史劉公稱揚確乎其不可拔表上君賢

信矣

輞山書院志

鈞州勝地曰輞山者張子魚築室其中置所藏書萬卷延鄉之子弟有才質者得縱觀焉子魚之為江西憲也吾從寮末得覩所謂輞山者圖及副使周某與吾友劉叔正所為記與述者知其創建之意蓋子魚以附郭上田易而得此初不自有共之諸生嘗以科舉之文體裁盡一童年而習既第乃易譬之衒鬻逭其奔衝非至𥤺

駘咸足驅策是謂大約而教之道不在是也人業一經
以人聰明有及不及非謂高明之士亦限之也夫明經
飭行以達于官學古能文以明有德古今所珍而科目
之選也今但慕之以為科目已而不復有明經之志是
故飾碎裂之辭庶檠利之願食且寢于其師說舊聞而
未嘗有見于古今之際雖幸登第脫其故習已迫于簿
書之殷關乎崇卑之間所謂學古而能文者竟荒且負
不能有成科舉之文又不足用于世下焉者遂為貪佞

之歸道德之士殊等之才所以不可多而見也子魚方以萬卷書俟有志者究觀而強記也起其衰陋之習而資其才識之明且遠庶幾卓然有名其鄉者其微意也豈不美且盛哉